

民國十八年八月

宣傳叢書之六

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

蘇俄

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編印

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之蘇俄

這是一幅淒涼黯淡帶有血腥的畫圖，裏面有獨夫專制的黑暗，有謬妄理想的失敗，有紛紜騷擾的政象，有羣魔爭雄的交訐，死屍敗骨縱橫着，血肉肝腦狼藉着，雪亮的刀光，猩紅的碧血……。

一切神志昏迷，硬信蘇俄成了天堂者；盍興乎來！於此得一解答。

如果蘇俄確有爲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謀所謂黃金般的幸福之誠心，何以全俄二萬萬人民，亦受宰割於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裏？如果蘇維埃是真正的神聖的民主，何以選舉制度，又有工與農的不平？如果非資本主義之能言行一致，何以又有新經濟政策之不澈底？如果蘇俄確是真正的無產專政，何以政治舞臺又只看見少數的智識份子？如果共產黨的領袖們，都是矢志革命，何以斯丹林與突羅斯基又有爭權奪利的戲？

一切神志昏迷，硬信蘇俄成了天堂者，你們也曾一探其究竟麼！

蘇俄對外宣傳，雖也狂呼高吼，說牠們的期望如何遠大，說牠們的政治，如何休明，說牠們的經濟，如何充實，說牠們的同胞，如何快樂，說牠們的一切，如何如何。癡人說夢，遮羞掩醜罷了，一旦捉襟見肘，瞞不過有心的冷眼旁觀者。

潘公展同志著的『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之蘇俄』一書，乃是把那北歐陸上的龐大怪

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

二

物，誕生以來的罪惡，作一有系統之記載，觀察逼真，敘述詳細，裏面所包含的是血腥，是屍臭，是飢寒的哀號，是羣魔的爭鬥，充塞了字裏，充塞了行間。親愛的讀者們！請看鮑爾塞維克主義的成功，這就是鮑爾塞維克主義成功的寫真！

十八，九，二十。

十年來共產黨專政下的蘇俄

一．導言——讀中國共產黨最近決議案的感想

中國共產黨，直接受莫斯科第三國際的指揮。間接受蘇俄共產黨的指揮，在中國國民黨厲行清黨以後，知道這種寄生附魂的方法已經失敗，要想在中國標榜着『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革命』的幌子，來煽動一般無智識的農工，做他們奪取政權的工具，不能不另起爐竈，率性拋開了國民黨，自己掛起『布爾札維克』的招牌來，大吹大擂一下。

他們最近開了一個所謂『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』的擴大會議，議決了今後共產黨的任務，也就是他們現時的總策略。我在朋友處看見一本第六期的布爾札維克，中間所記着的策略是：『（一）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，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；（二）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，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的農民總暴動；（三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，互相聯絡。』他們又說：『現在還沒有到總暴動的時機，而黨的任務却正在於努力鼓動各地城鄉革命的高潮，創造總暴動的局面。』這種策略，可以說是『製造暴動』的策略，也就是犧牲農工，芻狗羣衆的策略，張溥泉先生稱爲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，吳稚暉先生稱爲『科學的』李自成張獻忠方法，實在不是冤枉他們。

單看上面所說中國共產黨目前努力的三點，似乎還不能盡量發現他們所採方法的狠毒性，我且再一述他們今後的口號和政綱。他們現在既然不爲國民黨所容，也就不再託庇於『國民革命』四字之下，完全顯出『階級革命』的色采；所以，他們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，要用暴動的手段去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政府；換言之，『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，』乃是他們鼓動武裝暴動的總口號。至於政綱呢，他們對於鄉村農民方面，所用爲誘惑的香餌的有下列數條：（1）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，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；（2）完全取消租田制度；（3）同盟抗租抗稅；（4）取消一切苛約和重利債務；（5）沒收豪紳重利盤剝者的財產；（6）殲滅豪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。對於城市的工人和貧民，他們高呼着：（1）沒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財產；（2）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礦山鐵路等，收歸國有；（3）工廠歸工人管；（4）厲行勞動法；（5）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，便也沒收他的工廠；（6）徵發有產階級的財產，改良貧民生活。從這種口號和政綱裏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今後所走的途徑，完全是想亦步亦趨的學那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共產黨。他們迷信了列寧的理論，以爲無產階級的革命，必須要在生產落後的地方，纔得成功。因此渴想在中國這樣一個生產落後的國家裏，生吞活剝地幹起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來；他們上面所用的口號和政綱，原不過用來欺騙一般無智識的工農羣衆，跟着他們造成『紅色恐怖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二·蘇俄十年來歷史的回顧

我在追述十年來蘇俄歷史之初，先要聲明：我對於共產主義，理論的好歹暫且不管，而對於共產黨的行為，却不妨憑了他們所標榜的主義，加以批評，對於共產黨治下的蘇俄，更其願意根據事實去下一種不偏不倚的判斷，絕無特別好惡愛憎於其間。

自一九一七年俄國專制的皇朝推翻，共產黨獲得政權，到今年十一月，恰是十週紀念。我們在目前能依據了事實，討論蘇俄政治的結果和趨勢，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大幸。曾有一個時期，蘇俄完全與其他各國隔絕，真相不明，我們要視察也無從觀察，要判斷也無從判斷，現在却不然，各國和蘇俄外交上，商務上的往還，逐漸密切，遊歷考察的人，也前後踵接，著作風行。雖則蘇俄政府絕對剝奪人民言論出版的自由，但就他們黨內的糾紛和報章雜誌所透露的消息而觀，已可見其真相之一鱗一爪。我們憑了這些事實，把蘇俄共產黨的政治作一個綜合的觀察，當然不是完全不可靠的了。

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一條金科玉律，就是爲目的不擇手段，換言之，爲要達到他們的目的起見，儘可把一切事物來做工具，惟其如此，十年中間蘇俄的歷史，在在可以發見共產黨的專政者帶有兩種面具：一副是朋友，一副是仇敵；一副是未遠目的以前的善士，一副是已握權力以後的兇神。當共產黨沒有執政以前，列甯是全俄主張民主主義的最有力者，他要使全民武裝去爭政權，主張立刻召集『制憲會議』；但是等到羣衆附和

了他，他就因為『制憲會議』不能贊同他的政策，在二十四小時內用兵力去解散了。『制憲會議』解散以後，共產黨政府依然自稱為『民衆政府』，『勞農政府』，正如古代帝王自稱『天子』一樣，那時候的『民衆』、『勞農』不過被列寧看作作用過的工具而已。並且，他們既然自稱勞農政府，而同時又稱為『無產階級專政』，殊不知俄國的勞工和農人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，而無產階級不過約佔百分之四，苟其真是無產階級專政，那就不能稱為勞農政府了。更進一層說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，又並非指全體的無產階級，祇有幾個共產黨黨員在那裏執政；那些不信仰布爾扎維主義的無產者，縱然是深信社會主義，其不見容於蘇俄，正和其他『反革命』者異罪同科。即此可見十年來的蘇俄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，却是共產黨專政，共產黨黨員不到一百萬人，祇不過約佔全俄人口百分之一的半數，那麼，無產階級實已做了共產黨的工具。不僅此也，實際上目前蘇俄的統治者，還不是共產黨的全體，不過一個七人組織的『政治局』在那裏發號施令；而即此『政治局』骨子裏實在不過受斯達林一個人的主宰罷了。那麼，連一百萬不到的共產黨人，事實上也無異做了列寧、斯達林等的工具。工具主義發揮到這步田地，真是無以復加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，所謂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，所謂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，所謂蘇維埃，所謂選舉，所謂民主，都不過掩耳盜鈴之談，我們看到列寧逝世以後，連立有大功的特羅茨基，徐諾維夫，卡米諾夫，都已先後遭受擠

斥驅逐的待遇，就可想見『民主集權』的真意實在和『獨夫專制』絲毫無異，奈何還有昏聩之徒，醉心於『民主集權』的謬說，謳歌讚歎，以為世界，得未曾有，允宜學步耶？奈何還有無數愚昧的工農，受他們的催眠，甘於再做徒供犧牲的工具而不悟？

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，我們且把蘇俄十年來的歷史分三個時期來略敘一番罷：（一）赤白鬥爭時期——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；（二）新經濟政策時期——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；（三）共產黨分裂時期—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。

（一）赤白鬥爭時期（一九一七——一九二〇年）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寧與其黨徒掌握政權之前，他們早有兩次未成熟革命經驗：第一次，當一九〇五年俄國在滿洲大敗之後，共產黨乘機鼓動革命，可是他們缺少訓練不能團結，而對於所恃為革命主力的工人，更其一些沒有下過預備功夫，連淺近的標語口號都不能了解，結果自然失敗。第二次，一九一七年七月間的革命，共產黨揭舉『和平與土地』的標幟，似乎可以吸收全俄的同情了，可是兵士抗不受命，農人紛奪土地，革命何嘗能夠成功。列寧有鑒於此，竭力把彼得格勒，莫斯科等處的工人組織起來；成立紅衛軍，纔很輕易的推翻了克倫斯基的政府，因此，列寧領導的共產黨，一面與德國先行簽定休戰條約，一面希望各國繼續戰爭，而惹起德奧協約國內部無產階級的革命；他們以為共產革命勢必普及於全歐乃至於全世界的。他們這種妄想，能不能如願以償，暫且不說；但看他們在蘇俄國境以內。

要實行整個的馬克斯主義，已經覺得扞格不通了。

共產黨把從前貴族和資產階級驅逐出境，瓜分他們的財產，散給貧民，以為就是實行了共產主義；如果真這樣容易，那實在簡單極了。殊不知在混亂的時期，貧民靠了富豪人家瓜分來的傢具，甚而至於金玉珠寶，究竟不能作為衣食的，於是不得不強迫徵發農民的糧食分配應用而農民乃大覺醒。到了一九一八年夏間，各地反革命的運動蜂起；以農民為主力的社會革命黨，到處做反革命的領導者。他們受了共產黨『恐怖』主義的感化，除了派人到各鄉村去宣傳反對徵發農產品外，也到處殺起共產黨來。那年八月末，社會革命黨女黨員卡潑蘭狙擊列寧之舉，反共產黨的運動到了最高潮；於是列寧的黨徒施行報仇的政策，不過他們殺不着社會革命黨，祇好屠殺貴族，兵士，和有產階級的人們來出氣。

不過共產黨儘管用恐怖的手段來報復，終究不能平復反對的潮流和獲得農民的糧食，因為那時農民已經歸附於反共產運動之下，以為這是他們的救星了。列寧對此，沒有辦法，祇好於一九一八年夏秋之交，把西比利亞，烏克蘭，高加索和其他蘇俄南部的大部地方讓給白黨——反共產黨——人物統治。

却不料白黨得了一些勢，就引起各國的野心，以為乘此機會聯合助白攻赤，必能把共產政府根本推倒，其實，這一着反足以延長共產黨執政的運命。一則俄國人始終沒有

忘記拿破崙的故事，一旦外兵侵入，反使共產黨可以用愛國的名義，團結人民一致禦外。二則白黨其時正獲勝利，見了有外國贊助，更加有恃無恐，遂由傲慢而趨於報復，失了他們初時救民水火的本意。那些白黨領袖，漸漸不着眼於解救農民，却專顧到恢復地盤。同時因為共產黨領袖是幾個猶太人，就對於手無寸鐵的平常猶太人，大肆屠殺劫掠；因此，在城市中心，白色恐怖的滋味也就不亞於紅色恐怖。人民覺得以暴易暴，牛羊何擇，同情心當然逐漸減低而至於消失。所以雙方相持到一九一九年的秋冬之交，白黨的勢力先後消滅，除了日本有一部分軍隊尚在遠東，藍格爾的軍隊尚在克利米亞以外，幾乎俄羅斯完全染成紅色了。紅軍領袖特羅茨基因勢利導，就把他勝利的軍隊，由革命軍的性質，一變而為勞工軍，換言之，無異把應募徵兵的工人，練成有力的軍隊，而共產政府的基礎始形穩固。一九二〇年夏，波蘭受了幾個英國軍事代表的慫恿，突然進兵烏克蘭境內的開伏地方，大敗紅軍，而蘇俄政府就檄令全俄人民，不分赤白，合禦外侮共衛祖國。居然有大批從前俄皇時代的軍官應命而赴前敵。結果，紅軍大敗波蘭軍隊，長驅而入華沙，共產黨認為鼓動全歐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已至，詎知被法將惠干統兵於三日內驅逐俄軍出波蘭境。於是雙方議和，恢復未戰以前的原狀，蘇俄亦化全歐的企圖固不得逞，而共產黨在俄國的政權却因此而更趨穩定，等到同年秋冬，藍格爾軍隊失敗，共產黨遂統一全俄。

我們從這一段歷史看來，覺得共產黨在蘇俄起初實在有失敗的理由，而所以竟告成功者，完全由於外力的干涉和白黨的傲慢，因此，我們應該覺悟，要反對共產黨專政的殘暴行爲，第一不要仰仗外力，反使他們有愛國的美名可以假借，第二從事反共產運動的領袖和軍隊自己不要腐化惡化，失了民心！

(二)新經濟政策時期(一九二一——一九二四)上面我已說過，在一九二〇年來，蘇俄共產黨對於外來的壓迫，逐漸解除，可是內部依然不十分安定。一九二一年春，克朗斯太軍隊叛變；一兩月後，泰卜伏省的農民，因懷恨於糧食的徵發，也繼起叛變，慘殺糧食徵發員和共產黨人，連派往的一師軍隊也變了，到三月末，據說有二萬五千人至六萬人公然反抗。這些情形，足以證明共產黨徵發糧食的強制手段和廢除交易的共產政策，實在不爲一般俄人所歡迎。

列寧那時是一個狄克推多，他明白了這個緣故，就立刻下令，准許在泰卜伏省和鄰近各省恢復金錢買賣的貿易制度，並且設法把食鹽石油等等必需的物品趕快運到需要甚般的地方，供給人民使用。這樣一來，各地反抗的風潮頓時平息下來。那就更可證明共產黨的政策實在有變通之必要了。列寧與其黨徒相爭相持許久，到了同年八月九日，那著名的新經濟政策，正式公佈；從此，俄羅斯名雖共產黨專政，而實際上已無異恢復其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地位，這就是俗語所謂，『說真方，賣假藥。』

自從新經濟政策宣佈以後，蘇俄的政治經濟情形，沒有多大變更。無論他們稱新經濟政策爲『國家社會主義』也好，『社會共產主義』也好；或者爲兩三年前共產黨大會裏有人稱他爲『共產資本主義』也好，總之，蘇俄依然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，却已經是有了不可動搖的鐵證了。

蘇俄政府循了這個變相資本主義的政策前進，直到一九二三——二四年之交，共產黨的成績大有可觀。紊亂的幣制整理好了，游離的份子結合起來了，工廠的製造和商品的貿易都恢復了，於是俄國重復與其餘的世界往還，不再被人們看做瘋人院了，凡此種種，蘇俄所以收再造之功，完全是由於採用新經濟政策的效力。

新經濟政策最顯著的一點，就是幣制的整理和各種銀行制度的恢復。蘇俄共產黨的計劃，原來是主張一切銀行收爲國有，並且祇許組成一個國家中央銀行；換言之，就是由勞農國家獨攬全體銀行事業，而同時希望貨幣的廢除。可是實際上他們不能這麼辦，祇好採用新經濟政策，整理幣制，並且容許各種銀行的存在。蘇俄起初因國家度支，入不敷出，每年濫發紙幣，以致幣價大跌。一九二〇年，國家預算不敷數由發行紙幣補足者，佔百分之八十五；一九二一——二二年減至百分之七十四，二二——二三年減至百分之五十三；二三——二四年減至百分之二十九。國家的生產力，既因採用新經濟政策而逐漸加增，政府也就同時整理幣制，一九二二年末，國家銀行發行一種新紙幣以現金

爲保證，到了一九二四年春，信用漸立，舊紙幣絕跡於市場，新幣制的基礎遂形確定。因此，國家經濟狀況逐漸改善，國家稅收也逐漸加增。

講到銀行，則最上有國家銀行，不但統一發行紙幣權，並且把國家經費的重要業務都集中起來。此外，有工商銀行，資助工業和國內貿易；有外國通商銀行，資助國外貿易；有電業銀行，資助電氣事業；有合作銀行，資助一切合作事業；有中央農業銀行，把一萬五千個鄉村信用貸款機關集中起來，爲資助農業的總樞。總之，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後，運用銀行的制度，確立貨幣的信用，蘇俄政府的財政，方有回復而入於佳境的轉機；我們於此，不能不佩服列寧臨機應變的手腕高明，更不能不覺悟共產主義的方法，但不適用於中國，就連俄國也不適用。

(二) 共產黨分裂時期（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二七）蘇俄自一九二四年初列寧逝世以後，共產黨內部逐漸分裂，如果列寧至今尚在，或者不致如此，不過無論列寧存在與否，共產黨一方面不願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，一方面不能不遷就俄國人民的習慣和觀念，終必至於因畸輕畸重而起爭執，史丹林和特羅茨基輩的分裂，就是一個好例。特羅茨基被解除陸軍大權以後，於本年（一九二七）九月間，向一位美國新聞記者說：『當蘇維埃政治局受我指導的時期內，我們盡力恢復對外的關係，我已經擬定了具體政策的大綱，蘇俄對英美德實業團給予讓與後，可以在短時期內獲得鉅款，向外國市場購買蘇俄所不

能自製的機器和器具。』他又說：『現在我們的當局不懂外人的心理，正和俄皇時代相似，自稱蘇俄政府的一派人物，其腐化而缺乏主義，也和俄皇的爪牙一樣，凡反對這一派意思的人，其命運的危險，正和反對俄皇的敕令一樣。』特羅茨基說了這幾句話，斯達林就把他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開除了，但他們儘管分裂，而蘇俄之需要恢復國際關係，已於特羅茨基寥寥數語中揭布出來。

蘇俄何以需要恢復國際關係呢？因為今日之蘇俄，真可謂離世界而孤立，而同時不得不有求於世界的贊助，對英邦交的斷絕，對法關係的惡化，以至最近對華宣傳的失敗，凡此種種，均足證明蘇俄外交政策之瀕於破產，而不得不改絃更張，蘇俄共產黨的根本目的，在乎因蘇俄革命而引起世界革命，詎知歐洲休戰而後，事實的演變並不如此，如法德關係的改善，道威斯計劃的實行，英國新勞工法的宣布，諸如此類，世界革命在西歐的動機完全沒有，蘇俄不得志於西歐，遂標榜『扶助弱小民族』『打倒帝國主義』的口號，鼓動近東遠東民族獨立的風潮，但是結果，則東方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，固然一時蓬蓬勃勃，大有成功之望，而對於共產黨的指揮却一概不甘再受羈絆，可是因為東方民族運動勃興之故，英國對俄的感情日惡，而終至於絕交，若法若德若意也都對英表示相當的同情，由此，可見蘇俄的國際環境，到現在實已非常惡劣，無可諱言。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蘇俄生產力雖逐漸恢復到戰前狀況，却仍需要大宗資本，發展實

業，一九二六年末，蘇俄最高經濟會議主席桂畢希夫曾說，『各種工業最困難之點，是缺乏運用的資本。』今年（一九二七）三月間的報告，他又說，『一九二六年以前歷年工業的發展，都祇利用從前餘存的資本，而這些資本現在幾乎用完了。』即此可知蘇俄實在需要外資的源源輸入，使他工業，農業，礦業，運輸業一一有大量的發展，——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，蘇俄既然有如此的需要，則其不能不設法恢復他的國際關係，更是顯而易見的事；可是斯達林見不及此，宜乎特羅茨基不勝其憤激了。

三．紅色恐怖的政治狀態

共產黨所標榜的政治，完全是『暴力政治』；共產黨所慣用的手段，完全是『殺人手段』？上面我已經說過，中國共產黨最近祕密散發一種暴動須知的小冊子鼓吹什麼『挨戶號召農民荷鋤持槍起來參加爭鬥，以反革命紀律制裁不參加者』，『殺盡土豪劣紳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』尋根究底，就是祖述蘇俄共產黨『紅色恐怖』的政策；我們再從兩湖一年以來被共產黨蹂躪的經過情形來看，更可以見情『紅色恐怖』的可怕了，現在且把蘇俄『紅色恐怖』的政治狀態，略說一說：

『紅色恐怖』，在共產黨統治的蘇俄歷史上，已經成爲一種官文書的名詞了，他的意義，正如一九一八年某一種宣言裏說『撲滅一切反對無產階級的理想者和領袖們』。實際上創造『紅色恐怖』的領袖之一，拉德西斯也曾說過：『我們並不向個人宣戰，却是